

簡
櫻



踏
遍千萬陽關

尋找愛

關於

簡櫻

寫作是「簡櫻」和「生活」之間的連接詞。寫作使她細心體會四周，寫作使她思考成長。更重要的是，她擁有自己的文字領地，在此間，她可以為首稱王。



精美大眾小說

GS034

戀

踏遍千萬陽關尋找愛

簡櫻◎著



希代書版集團

精美出版股份有限公司◎發行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戀：踏遍千萬陽關尋找愛／簡櫻著。——
— 第 1 版。—— 臺北市：精美，
1994〔民 83〕

面； 公分。——（精美大眾小
說；GS034）

ISBN 957-716-182-0（平裝）

857.7

83010623

戀——踏遍千萬陽關尋找愛

作 者：簡 櫻

發 行 人：朱凱薈

執 行 主 編：周旻君

校 對：蘇士尹・吳莉珍・陳淑芬

出 版 者：精美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／出版／發行

社 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35號

聯 絡 地 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

電 話：7911197・7918621

電 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
郵 撥：0017944-1

排 版：伊甸專業電腦排版

電話／(02)7634465 傳真／(02)7624575

1994 年 12 月 第 1 版 第 1 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2152 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蕭雄淋律師、李永然律師

（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）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716-182-0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
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
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
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戀



在你唇畔摘一朵笑
記得
那是清晨醒來後
唯一的
暖意

擺渡的開端

簡 櫻

出版了第一本小說之後，曾有朋友問我：「爲什麼妳不寫寫別的？」言下之意，彷彿不怎麼滿意我筆下詮釋的故事，當然，這個時候，我只有微笑不語。

打從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，就很喜歡看小說了，在記憶裏，好像就只有寫小說這件事和我密不可分，攤開小筆記本，墊上一塊白墊板，仔仔細細的編織故事；那裏面，是我的國界，放滿了我對寫作的熱愛，無論是好是壞，總也是自己的。每次細細品讀這些作品，都覺得是寶貝，是行囊，是要跟隨我到天涯海角的。

不再是學生後，常有恍惚之感，我敢說自己是個非常稱職的上班族，但是，心不會說謊，我明白自己不是屬於那裏的，不是屬於那種刻板生活的，我依然在白紙裏尋我的夢，沒有遺忘對寫作的熱愛。

《旋》出版了之後，將我的夢想與現實連接起來，人生得一知己，願足矣！何況，有那麼多陌生的朋友在閱讀著「簡櫻」的思想、在分享我的體驗，然後開始對我不陌生，甚至，會有一點點喜歡和著迷；那麼，小說的本身是褒是貶，對我已不重要。

對於寫作的題材，我很拘謹的只願堅守「愛情」這個範疇；愛是人類最原始的故事，最真實的存在，這是一種很不平凡的力量。常常，我會想，是什麼原因令兩個陌生的男女變得親密，變得生死相從？我從沒有得到過答案。原本只是在某條不知名的街道與妳擦肩而過的人，一旦成為情人之後，就會為他笑、為他哭，忽悲忽喜的，這不是非常難以理解的事嗎？

孰不知愛是最難著墨的，情是最難描繪的，所以，我只想要「雅俗共賞」，寫一些平凡的愛情故事；只要進入我的世界裏，就可以再輕敲那或許已失落許久的情事。我所要的，不過是一種分享的心情，一種平凡的共鳴。

第一章

一襲純白的晚裝，身為董事長機要祕書的左硯晨，就如同酒會的半個主人一樣，她溫文有禮的穿梭在賓客中寒暄，每一個動作都充滿了盈盈然的飄逸，恬靜的微笑始終停留在臉上，舉止流露出優雅纖柔的氣質。

對於今天晚宴上的主角——羣亞機構的各級經理要員，她一點都不敢疏忽，因為，事關著下次雙方合作的機會，不容有半點差錯。

羣亞是一個跨國性的機構，關係企業遍及全球，涵蓋貿易、金融、餐飲、航空、百貨、傳播，眾多小廠商仰賴他們生存，更是許多大財團心中最理想的合作對象，只要和羣亞簽立一紙合約，揚名立萬指日可待。

羣亞擁有智囊團組織，並且聘請一流的管理學家，三代總裁更是兼俱獨特的狠、準眼光，

能掌握每一分的先機，締造了數十年不敗的地位，在企業界永遠是領先的龍頭。

「羣亞」兩字不只是代表羣亞機構，整體經營朝力行理論與實務並重，促使它成為「傳奇」的象徵，更是永垂不朽的代名詞。

硯晨端了一杯酒，正想退到角落稍作休息，偏偏有人不識趣的迎面向她走來。

「左小姐，妳今天的表現真是得體，不愧是吳董的得力助手。」關庭樵微揚著嘴角，露出一抹奇異的笑容，舉杯對著她。

他是羣亞台北總公司的副總，硯晨知道他在社交圈一向自命風流，最新盛傳的緋聞，就是和公司的業務襄理楚靜江有關。

「我代表吳氏企業敬您一杯，謝謝貴公司給我們這次機會。」她巧笑嫣然，一種慵懶不食人間煙火的微笑。

她記得一個國外的客戶曾經讚美她的笑容令人如沐春風，永難忘懷。而現在，那個關副總裁癡癡迷迷的盯著她這雙清亮的眸子發了一會愣，幾乎是令人難以察覺的，只一下子，他又恢復了談笑風生。

「若不是貴公司本身就具有雄厚的實力，再多的幫忙都沒有用。」關庭樵是羣亞已退休總裁的姪子，這點攀親附戚的關係，使他在公司裏多少有點影響力，也許是家族遺傳，他的管理能力也是無庸置疑的，否則任憑他是皇親國戚也早被組織淘汰了。

而他的唯一缺點就是太多情，往往過不了美人關，也正因為看中這一點，楚靜江才出此下策，為的就是爭取這次打入國際市場的機會。

「您太客氣了。」硯晨微微的笑著，她又想起昨天公關部經理的一再耳提面命。

為了今天，董事長還特別發出公告，要全體職員務必盡心盡力的招待貴賓。

關庭樵緊緊盯著她那被禮服包裹著的纖細腰枝，她美好修長的身影在昏黃的燈光下，被烘托得像個幻化的仙子般，他的內心深處被她那女性的嫵媚所深深觸動了。

他的妻向來是囂張跋扈的，而他的情人，一個比一個精明幹練；像左硯晨這種純純淡淡的溫柔、迷迷濛濛的細緻，都是他從來不曾擁有過的。

他感到一陣燥熱從四面八方襲來，口乾舌燥的，偏偏硯晨體貼的從侍者盤中端過一杯酒送到他面前。

她好脾氣的、溫婉的笑，「關副總渴了吧！這是我們精心調製的雞尾酒，味道不錯。」

他接過杯子，直看著她那飄逸的秀髮、靈秀的臉龐，陶醉地一飲而盡，然後，他盯著她，容光煥發的說：「左小姐在吳氏也有兩年了吧！妳知道嗎？第一次在吳董身邊看見妳，我就深深被妳的柔美給吸引住了，還有妳處理事情的有條不紊，也令我激賞不已，可惜一直沒有機會進一步認識妳。」

硯晨怔了怔，沒想到他會作如此直接的暗示。

「您開玩笑。」她故作鎮定地回答著，卻感到一陣膽戰心驚襲來，她可不想成爲他私人名冊裏的一員。

果然，關庭樵若無其事的拿掉她手上的酒杯，未經同意，就逕自攬住她的腰，用充滿挑逗的聲音開了口：「陪我跳一支舞，這樣美好的夜晚，是不應該被辜負的。」

他擁著她滑向舞池，這一曲慢歌更造就了氣氛，關庭樵著迷的陶醉在其中，絲毫沒有察覺她的勉強。硯晨卻深感無奈，看著他那投入的樣子，她開始感到一點點的好笑。

正當關庭樵舞得起勁的時候，楚靜江挽著另一名男子來到他們身邊，她嘴角滿溢著飛揚的笑，清脆的聲音打斷他的熱烈。「關副總，賞個臉，和我跳一曲好嗎？」

他頗爲懊惱的蹙起眉心，能說不好嗎？尤其楚靜江現階段的身分還是他的最新情人。

他們交換了舞伴，楚靜江輕快的對硯晨介紹：「硯晨，這位是羣亞的盧總經理，妳可不能怠慢哦！」她和硯晨交換一個會心的微笑，然後就和關庭樵舞開了。

硯晨充滿感激的看了靜江一眼。靜江一定是知道自己絕沒有勇氣拒絕關庭樵的糾纏，這才特別來爲她解危的。

記得靜江去找過關庭樵的隔天晚上，她們一起在公司加班，然後結伴去吃飯，靜江意氣風發的笑容沒有停過。硯晨百思不得其解，終於，她忍不住問了，而且問得相當坦白，「靜江，男女關係在商業上真那麼無往不利嗎？」

在吳氏裏，靜江和她最談得來，她大硯晨兩歲，剛進公司時，就像姊姊照顧妹妹般，處處教導她，使初出校門生澀的硯晨，很快的適應了社會的生活。兩年來，她們已成爲無話不談的好朋友了。

靜江揚了揚她那美麗的眉梢，看著她。「無往不利？當然！如果妳肯陪周董上床，包管他把往後十年的訂單都給我們公司。」

「亂來！」她臉都紅了。「妳胡說什麼嘛！」

「看看，二十六歲的人了，聽到這種事還臉紅。」靜江點了煙，淡淡一笑。「當然，犧牲一些是在所難免的，但它的果實足以令人忘懷代價。何況關庭樵不可諱言的，是一個非常好的情人，他溫柔體貼、出手闊綽；我們互相利用，玩一段沒有負擔的遊戲，各取所需，我要的是訂單，而他要的是我的身體，何樂而不爲？經過這一役，保證鄧敏哲不是我的對手，經理的空缺，我是補定了，等著看人事公告吧！」

對於靜江的坦白，她有著深深的惋惜，在她心中，像靜江這樣一個好女孩，是需要好男人來好好疼惜、來愛的，而不應該是這樣隨隨便便的就糟蹋自己。

「可是，」硯晨嘆息著，心中沉甸甸的，「他是個有婦之夫呀！」

「何妨！」她吐了一口煙圈，有著濃濃的笑意。「和有婦之夫交往，往往最能觸動我心中最深處的火焰，那種激情、那種迷亂，是妳所無法想像的。每當一想到我擁抱的是別的女人的

丈夫，我就莫名的湧起一陣興奮的戰慄，當然，在床上的表現也最能令男人們銷魂。」

每次聽到靜江赤裸裸的談到兩性關係時，硯晨總是很快的羞紅了臉。雖然她早已習慣靜江說話的方式，卻仍不能適應那種敏感的話題；尤其是靜江知道她仍是處女時，當場傻了眼，只差沒有爆笑而已。

「有沒有搞錯，妳是處女？」她不可置信的盯著她，好像在看一件超世紀怪物。「怎麼會？妳大學沒有男朋友嗎？」

「有呀！」她無辜的辯解著。

「妳那個男朋友是性無能還是柳下惠？」她率直的問。

她期期艾艾的說：「都不是，只是當時我們用功都來不及；他要考研究所，我在準備出國，從來都沒有那種……那種要……要……要……要……」

看她把男女關係當成世界上最羞恥的事在說，靜江不禁啞然失笑，「妳這樣子不行啦！難怪妳進公司都這麼久了，一直交不到男朋友，妳知道問題出在哪裏嗎？」靜江問，隱露出一絲邪惡的笑容。

「哪裏？」她傻傻的看著靜江那專業的樣子。

靜江神祕的說：「妳太純潔了，男人哪敢靠近妳！知道嗎？現在的男人，都不找妳這種類型的女孩子了，因為怕妳們太認真，動不動就跳樓吞安眠藥的，誰負責得起呀！」

「噢！」她苦惱的說：「那我該怎麼辦？」

硯晨是家中的長女，由於沒有兄弟的關係，父母對她的冀望非常大。之所以肯放她到台北工作的原因，也是希望她趕快覓得佳婿，好回台中接管她父親的事業。

「好吧！既然找出了癥結，我當然不能坐視不理囉！」靜江既大方又慷慨的說：「介紹一個好男人給你認識，絕對無後顧之憂。」

她又脹紅了臉，想著那句「無後顧之憂」的深意。

「別害羞了！」靜江老練的說：「我十七歲就開始了，而且是個大我二十歲的男人。」她驚訝的張大嘴巴，雖然她知道靜江向來開放，可是十七歲？她不敢置信。

靜江好笑的噴了一口煙霧，拿出一面小鏡子擺在她面前。「看看妳的表情，我真會吐血。」

她看著鏡中的自己，雙頰酡紅、眼光迷濛、嘴巴微張成O型，活像一個鄉巴佬。她不好意思的對著靜江靦腆一笑。

當然，靜江只是說說而已，玩笑歸玩笑，她不可能真介紹個男人給硯晨，套用她常說的一句話：「如果真有好男人，我會留著自己用。」所以，硯晨至今仍沒有固定的男伴。

「左小姐在想什麼？想得很出神。」她眼前的這個男人冷不防地這樣說。

她慌亂的抬起頭來，一接觸到他深邃黝黑的眼神時，竟驀然的感到一陣心驚。

「妳很不專心。」他說，有著揶揄的意味。

「噢！很對不起。」她暗暗懊惱，剛剛靜江還特別介紹過他，說他是什麼經理……叫什麼姓什麼呢？她努力的搜尋記憶。

「我姓盧，剛才楚小姐介紹過。」他好像看穿了她的尷尬，故意令她坐立不安的開了口，「我記得楚小姐要妳不能怠慢了我，我可是你們本年度獎金的所有希望。」

盧——她驚跳了起來，莫非他是……

她很快的抬起頭來注視著他，用一種全新的眼光。

他的眉毛濃密，眼眸深邃，眼神裏帶著一種冷冷的、懾人心魄的光芒，挺直的鼻梁有一股瀟灑味道，而他的薄唇則看來有些淡漠。他的五官綜合起來，竟給人一種霸道跋扈的感覺，有些角度又讓人覺得不可捉摸。

他穿著墨綠色的西裝，不知怎麼的，硯晨覺得他的外表像所謂的黑社會人物，想到這裏，她不禁微微的笑了。

「妳的老闆教妳可以這麼肆無忌憚的看人嗎？」他的聲音又響起，而且聽起來似乎不怎麼滿意她的舉止。

「對不起。」她的眼光停留在他臉上。「您一定是盧總經理了，羣亞機構未來的總裁。」他放在她纖腰上的手在換曲子的時候攏得更緊了，他望著她，用一種奇異的眼光。

硯晨垂下了眼瞼，她感覺到自己竟不敢直視他的眼光，好像那雙眼睛是利器，會傷害她似的。

「妳在上班時也如此嗎？」他的聲音冷冷的，「我聽吳董誇過妳，說妳是個細心負責又有耐心的好祕書，但很顯然的，妳並不擅於交際，或者，是我讓妳感到不自在？」

「我……」她考慮著措辭，輕聲的開了口：「盧總經理，謝謝您給敝公司這個機會和榮幸。」

他笑了，但是卻充滿了嘲弄，「妳說起這些台詞來很僵硬。」

「哦？」她仰起臉望著他，不明白為何他對自己有一層淡淡的敵意。「很顯然的，我並沒有扮演好主人的角色。」她故意這麼說。

「妳有一雙很野的眼睛。」一絲輕視的笑容自他的嘴角浮起。

她的眉心蹙了起來，多麼無禮的人呀！

怒氣從她心中驟然升起，她沒好氣的說：「盧總倒是有很敏銳的觀察力。」

「怎麼，生氣了？我說得不對？」他還是笑，笑容裏換上了諷刺。不知情的人，可能會以為他們談得多愉快呢！

「沒有。」她悶聲的說，有些難堪，更有大大的委屈。從小到大，她向來都一帆風順，是父母捧在手上的寶貝、同學羨慕的對象，幾時受過這樣的冤枉氣了？！